

《漫步人生路》三十載傳奇 鄭國江再憶鄧麗君

說起鄭國江，熟悉80年代香港流行樂壇的人無人不曉。那好像也是粵語金曲「最好的年代」。有動人的旋律，動人的故事，也有一批動人的歌星。鄧麗君這樣的巨星，也在那個年代灌錄了最後一張廣東歌專輯《漫漫人生路》，而其中的主打歌《漫步人生路》，詞作者就是鄭國江。

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到八十年代初，鄭國江與黃霑、盧國沾在詞壇鼎足而立。他在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留有紀錄的作品逾2,000首，並多次入選十大中文金曲。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淡出填詞工作。而藉香港青年愛樂樂團聯同香港愛樂音樂學院為紀念鄧麗君逝世20周年，舉辦「永遠的鄧麗君20周年紀念香港歌唱大賽」邀他擔任評審的機緣，我們也有緣同他一起回溯那段與鄧麗君有關的珍貴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彭子文

「永遠的鄧麗君20周年紀念香港歌唱大賽」決賽時間：1月18日 下午2時至5時
地點：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

淡出樂壇的這些年，鄭國江選擇性地接受一些邀上門的評審工作。他坦言自己很久沒接觸新歌，如果再去給流行歌曲比賽做評審其實很不公道。但鄧麗君的那個年代，他不但熟悉，自己也曾活躍其中。這次擔任評審，一方面是想看看不同年代的音樂愛好者如何演繹當年的鄧麗君歌曲，看看有無新的火花和想法，出現在音樂編排、演唱方式與情感表達層面，另一方面，主持負責這個比賽的製作人是他口中一位很熟悉的「小朋友」。

那其實已是久遠歷史，當年鄭國江與剛從英國回來的王家怡合作《飛躍夢幻城》，整班小朋友跳舞唱歌，其中一個參與的「小朋友」正是今次比賽的幕後旗手。所以他笑說，今次的評審一定要接。那位「小朋友」因為參加那個活動對音樂和戲劇發生興趣，之後大學在外國讀了相關科目回港又有幸做了製作人，鄭國江覺得是極好的事情。

他說：「原來那個活動對他們的童年有這麼大的影響。當然很多是我們不認識的，但我認識知道的，就有兩位當年的小演員，如今在這個行業做出一番成績。」另一位，就是著名歌手林一峰。

名伶名曲《漫步人生路》

紀念鄧麗君，因為她的影響力真的太大。她走了這麼多年，但流傳下的作品，卻彷彿一路沒離開過我們。紀念鄧麗君的活動，其實在各地的歌迷會每年都會舉辦很多，鄭國江認為，每個活動都是一點點小火花，會擦出美麗的煙火。

《漫步人生路》是鄭國江給鄧麗君寫的唯一一首歌，而寫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這首歌是要寫給鄧麗君。「唱片公司很保密，一直沒透露要給鄧麗君做這張專輯，只跟我講是寫給一位成熟的女歌手，風格上要徐小鳳《漫漫前路》那種的風格。公司給了我這種方向，那我就在旋律中找到一些適當的句子出來，寫成《漫漫人生路》。」

直到專輯上市，他才恍然：哎呀原來那位成熟的女歌手是鄧麗君小姐。出街的歌詞中，有八個字改動過：風中賞雪霧裡賞花，鄭國江覺得，改了之後剛剛好描述出對一位女性來講很美麗的人生路程，風裡的路上看到雪，霧裡的路上看到花，隱喻人生可以在很多方面找到自己欣賞的事物，是很積極的人生看法。

聽到鄧麗君唱出自己的詞，當然開心。其實每一次聽到自己寫的歌播出，《漫漫人生路》也好，《我要走天



一班評審出席記者會。

涯》也好，鄭國江都很開心。他認為：「其實歌詞本身是無生命的，經歌手演繹之後，才賦予了它生命，如果沒有好的歌手演繹，歌詞只是一堆文字，但因為一個好歌手，歌詞變成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事物。尤其我們中國人，喜歡戲曲，常講名伶名曲：名曲需要有名伶演繹出來。這在流行曲範疇也是同樣，一首好的歌詞，需要一位有分量的歌手去將詞的意思很適當地表達出來。」

而這次紀念鄧麗君的歌唱大賽，在鄭國江看來，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人們看到，不同的參賽者會用怎樣的感情去傳遞同一份歌詞？《漫步人生路》在今天的年輕一輩口中唱出來又是怎樣的？或許這也是他最想參與評審的過程中尋獲的答案。

他說：「其實唱歌包括每一個人的經歷。歌者會賦予歌詞全新的感受與可能，因為唱的人，經過全新的想像，演繹的是自己心目中歌詞主人的角色，她可以想像自己是個年邁老婦，也可以想像自己是個年輕少女。」

不着一字寫「情」的情歌

人與人之間，緣分奇妙。鄭國江在完全被保密的情形下寫《漫步人生路》，也不曾和鄧麗君就歌詞有所交流，但反而是這張專輯之後，一次他在落街在家門口勝利道賣小食的小販擺檔前，忽然有人叫住他「老師……」居然是鄧麗君，當時她正很有興趣地在欣賞攤檔上的小吃。

「我很驚訝，因為在一些盛大宴會上見到鄧麗君一點都不出奇，但在一個路邊食檔見到她，就覺得驚訝，於是一起聊天。」也因為那次巧遇，鄧麗君約鄭國江去Royal Garden喝下午茶，請教他可否幫她把日文歌《Scandal》寫一版廣東話歌詞。

「當時她剛在日本錄了新歌《Scandal》，TVB有個

籌款show上需要她唱這首歌，她就很想將這首日文歌用廣東話唱出來，於是想請我寫歌詞。我後來寫了給她，但時間太倉促趕不及錄音，籌款那晚她還是唱日文，但字幕出的是我寫的廣東歌詞，也算是難能可貴的罕有情況。」也是那次飲茶，讓鄭國江發現，鄧麗君是個非常小心飲食的人。她只喝自己帶的水，叫飲料來是做樣子但並不碰，所以後來鄧麗君不幸過世時，鄭國江覺得非常惋惜。「其實她一直很小心自己的生活起居。」

鄧麗君歌迷會曾經出過以《漫步人生路》主題的紀念專輯，希望鄭國江能寫一些宣傳語句，他回過頭去慢慢看自己寫下的歌詞，才發現雖然整首歌是情歌，但沒有一個「愛」字或者「情」字，於是他就寫到：這是一首說不着一字寫「情」的情歌。

鄭國江一生堪稱最滿意的代表作，除了這首，還有另一首寫給台灣旅日歌手翁倩玉的《阿信的故事》。他笑說翁倩玉的廣東話真的很「普通話」，但卻意外唱到街知巷聞，讓人們都很喜歡，成為勵志經典。當年寫《阿信的故事》過程反而很快，鄭國江是下午三、四點才想起，雖然很多deadline在手，但這首拖了很久一定要交了，就從書房走出來站在餐枱前，拿紙在餐枱上寫完。大概也是湊巧其中旋律，能給詞人適切啓發。

今時今日，鄭國江自己如果遇到什麼挫折需要鼓勵自己時，也都會想到那句歌詞「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歌曲如今從大眾走向小眾

對於今時今日的流行樂壇，鄭國江說自己不再適合去評價。他說：「因為我已經很少聽歌了，所以不能給出適當評價。現在聽電台播歌，都是只播幾句，誰唱誰填詞都不知道，以前還會講是哪間唱片公司出的？誰作詞作曲誰唱？交代得很清楚，現在只是隻言片語聽到幾句，DJ就自己講話了。所以現在要我評論歌，除非我拿到CD很好細聽，否則一句都無法評價。」

但他認為，整體的趨勢上，現在的歌曲是從大眾走向小眾——不像以前，出來一首歌是很多人一起喜歡——當然也是「被迫」喜歡。「七點八點電視播劇集，全家人吃飯就一起跟著聽主題曲，「被迫」大家一起喜歡同一首，但現在的歌愈來愈走向小眾。年輕歌手有自己的感情抒發，但需要找氣味相投的人才懂欣賞，可能不像過去的歌是一講出來大家都有那種感受。」

時代已經不同，不可以用好或者不好去評價。鄭國江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變化。如今詞人寫哪一類的

歌，就找哪一類的聽眾。以前人選歌，現在歌選人。

「過去一張唱片12首歌，你會買回來選自己喜歡的歌，現在則是偶然聽到一首歌，真的和自己有共鳴，你才會去找這首歌。」鄭國江說，舉個簡單例子：《陀飛輪》，你對鐘錶認識不深或者完全不知道它在講鐘錶，可能就不會第一時間注意這歌。但如果你對鐘錶很有興趣，一下就能投入地理解到詞人怎麼用鐘錶去講人生。

「過去是《小李飛刀》一出來，我不是小李飛刀，我不是一身好本領，但我也會聽這首歌。現在則變成小眾，歌詞可以寫得很偏門的題材。」

鄭國江曾經在為好友作的序言中寫道：唱片業可能已經步入寒冬，但作詞人正迎接陽春季節。這是因為現在不像以前那樣，寫歌詞擔心沒地方發表。或許過去要有很多渠道人脈，才能給歌詞找到適合的讀者，但現在放上網，馬上有知音。對創作來說，發表的機會變得更多。

他更認為，現在的歌星某種程度上不再那麼需要依賴傳播機構。「你去旺角唱，就有你的支持者。只要你唱得好，你一樣可以聽到現場的掌聲和安哥聲。想錄唱片，付錄音費就可以有自己的CD。所以我們不可以用一個很悲觀的態度去看唱片或者歌曲，其實現在有更多更自由的機會去發表。」

如今的歌手把歌曲擺上網，即刻就能感受到自己受歡迎的程度，這個時代早已不再是鄧麗君的時代。如果你問鄭國江，今天還會再出現鄧麗君那樣的巨星嗎？他會回答你：「那個年代是歌星的年代，你看那時候徐小鳳鄧麗君有沒有拍廣告？沒有嘛，她們就是唱歌，歌聲就是她們和人接觸的語言，但現在的歌手，要做DJ、主持人，要拍廣告要做代言人，所以現在沒有歌星了。你說你是歌星，大家說不是哦，你是電視明星。」

或許距離那個「歌星就是歌星、聽歌就是聽歌」的年代越遠，我們也會越加懷念那個年代如鄧麗君這樣的歌壇傳奇和如鄭國江這樣心無旁騖的詞人。



■鄧麗君宜古宜今，雖然歌藝廣受肯定，她仍不斷創新求變。

「席話席說」之探索 才子們的真我（上）

HomeSquare在此前的聖誕新年期間，呈獻了一場非常有趣的「席話席說 坐椅沙發聖誕展」，展覽中展出了逾33件由國際著名設計師創作的椅子及沙發，更邀請9大城中名人後，獨家披露自己的理想寶座，剖析他們鮮為人知的真我個性。家居格調能反映一個人的性格，作為一個成功男士，椅子不但能在工作上或休息的時候支撐着自己，同時亦象徵用者的身份地位，也透露出他們有趣的一面。

我們為讀者帶來了其中兩位才子的椅子選擇，並透過他們各自對椅子的選擇與喜好，透視他們在繁忙工作之外的真我個性。

身為導演界新星的周顯揚認為椅子是身份的象徵，正如導演甄在片場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而且易於攜帶耐用，所以他在是次展覽中展出了一張時尚新穎、線條極其優美的紅色椅子，表達出他個人獨特魅力之同時，也不失舒適耐用的基本考量。

你這次選擇了一把看起來時尚新穎的椅子。是它的獨特吸引你嗎？

周：是次展覽中展出了一張時尚新穎、線條極其優美的紅色椅子，由於我很喜歡紅色，而這椅子的設計亦特為搶眼，簡單而獨特，卻不失其舒適耐用的基本元素。

舒適和優美，哪種因素對你來說更看重？

周：我認為椅子當然始終舒服最重要，尤其家中的更甚，因為它是一個休息的地方，能夠在這裡補充能源，就像家中的充電器。

在片場和家中分別會喜歡怎樣的椅子？

周：導演甄在片場中擔任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它必須易於攜帶且耐用，因為我們拍戲經常要走訪多個城市及場景，有時甚至要攀山涉水，所以這張椅子的實用性對導演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可以找到一張可以伴隨我左右的椅子，陪我進出接下來每一部電影的片場。家中的傢具多以簡約風格，而用料大部分都是木材，有一種很RAW的感覺，這些元素都能令家中更添一份溫暖。

可否介紹一下拍完《黃飛鴻》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周：這一年不論在工作上或是私人生活上都進入了新的階段。工作方面，我在本月成立了新的電影公司，相信有好一陣子會忙個不停。而在私人生活方面，年初我與女友結婚，而於今個月我更榮升爸爸，正式建立一個家庭，當中亦多了不少責任。所以來年有許多全新的挑戰在等着我，我的計劃就是在這些新事物中好好表現。



採訪：Jasmine

周顯揚 (Roy Chow)，香港著名導演、編劇，曾以一級榮譽的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導演系。大學期間便進入安樂電影公司，跟隨著名華語電影製作人江志強先生參與劇本項目發展工作多年，並為奧斯卡金像獎導演李安擔任電影研究員。2007到2009年任安樂影片劇本發展總監，參與包括《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滿城盡帶黃金甲》、《不能說的秘密》等多部華語大片的創作、劇本策劃及宣傳工作。代表作：《殺人犯》、《大追捕》、《黃飛鴻之英雄有夢》。